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七回 中寶劍袁達冤亡 受亂箭李牧自刎

話說袁達，三斧劈了蒙騰。秦兵一見，不敢上前。搶了屍首，一齊望本營逃命。袁達也不追趕。勒馬擊斧，大叫「秦兵休憐，公爺不來追你，你可回營報與你元帥知道，另差有能者出來見陣，無能者免死。」秦兵也不顧追與不追，如風捲殘雪一般，逃回本營，報與元帥知道。章元帥聞報，大怒道：「那位將軍出陣去擒袁達，與蒙將軍報仇。」言還未了，只聽得下面一聲答應，上來了王翳、王賁道：「末將父子願往。」章邯大喜，就令他父子帶兵五百，出營拒敵。父子領令下帳，頂盔貫甲，上馬提兵，出了大營，來至軍前。王賁道：「大人且勒馬掠陣，待孩兒先去會他一陣。」說罷，一催馬飛臨陣前。見袁達果然生得兇惡，赳赳威風，凜凜殺氣。便用刀一指，大喝道：「馬前的莫非是全家袁達麼？」袁達聞言，也往對面一看，見那王賁果然年少英雄。怎見得，有兒句詞言為證：

大紅袍，繡團花。
金背刀，透精霞。
跨下慣戰能徵馬，
狼牙雕翎密排插。
豹頭虎目熊腰跨，
年少英雄實可誇。

袁達看罷，一聲吆喝道：「既知公爺的姓名，今日開了殺戒，不拘老幼，並不超生，快報你的名來受死。」王賁大怒道：「袁達休得誇口，某乃章元帥麾下先行官王賁是也。今日若不生擒你回營，與蒙將軍報仇，誓不為人也。」一催馬，雙手掄刀，照頂門劈來。袁達一見，叫聲來得好，舉起鋼斧，磕開了金背刀，二人就大戰有十餘個回合。王賁在馬上暗贊袁達名不虛傳。袁達也誇王賁年少英勇。二將戰有六十餘合。越見袁達的斧速馬快。王賁見袁達愈戰愈勇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匹夫果然本事高強，某何不用花刀劈他下馬。」便抖擻精神，把刀法更變，大喝：「袁達，今日少爺若不斬你驢頭，誓不回營。」

袁達見王賁抖擻神威，刀法改變，不由得大笑道：「無名小將，你有多少本領，只管使來。若再容你戰得數合，也就不算全山的好漢。」二人又鬥至十餘個回合，袁達乃經大敵之將，雖然年過五旬，氣力未曾消滅。大戰王賁有百餘之外，疆場上漸漸不見王賁的本事了。袁達一回馬，雙手掄斧，舉了一個過頂之勢，大喝「王賁看斧。」王賁見斧來得沉重，使用盡平生之力，擋的一聲磕開。自己覺得虎口酸麻，說聲不好，二馬就擦身而過。袁達用斧柄照王賁的右跨裡一跳，叫聲下去罷，這下氣力也不小，把王賁挑下馬去，有五六步之外。王翳一見，叫聲不好，忙取箭在手。袁達見挑王賁下馬，心中大喜，忙催馬舉斧來取王賁，王翳的箭早已來到。袁達聽見弦響，舉目一看，見箭來得切近，一手罩著。早知王翳善射連珠箭，一箭方離，第二箭又到面前。袁達接之不及，正中護心鏡，滿臉上嚇得焦黃，不敢上前，一圈馬敗回大營。王翳也不追趕，救了王賁，率兵回營去了。這裡袁達也帶兵回營，李牧忙出營迎接道：「仁兄今日必然取勝。」袁達便把斧劈蒙騰，挑王賁，後來中箭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李牧道：「不想兄長的威風已驚秦之膽，明日我等一齊出馬，大破秦師便了。」袁達大喜，李牧吩咐排灑，與兄長慶功。酒席之間，便對袁達道：「兄長今日雖斬了秦將，到底也有些小挫。秦兵諒我們懸軍在此，今夜必來劫營，亦未可定，我等不可不防。」袁達道：「賢弟說得是，我們今夜兩下埋伏，殺退秦兵便了。」二人用罷了酒飯，各自提兵，在營左右埋伏。

等至三更時分，果然見一支秦兵前來劫營。袁達、李牧二將大喜，一齊放炮殺來，把秦兵圍住亂殺。正殺之間，只見後營火起，火光冲天，有無數秦兵往營後殺來。又聽得炮聲不絕，吶喊之聲，振動山嶽，反把自己的兵團圍住。袁達一見大怒，手中亂舞鋼斧，往來衝殺。無奈秦兵勝過齊兵百倍，袁達、李牧雖然驍勇，到底寡不敵眾。看看自己的兵馬反吃虧了，李牧便叫聲：「兄長，我們護著眾兵，舍了營盤，殺出去罷。」袁達聞言道：「賢弟，你在前來，我斷後，一擁殺出重圍。」秦兵那裡肯捨，隨後追來。袁達一見大怒，喊一聲，兜轉馬頭，反殺進秦兵隊中。斧起刀落，亂砍秦兵，所到處如滾湯掃雪。王翳等大怒，遂一齊圍裹上來，槍刀亂舉。袁達全無懼怯。又戰了多時，便一馬衝出重圍，知入無人之境。王翳等更加忿怒，隨後一擁追來。袁達又翻身殺人，一連三次，殺進殺出。王翳本欲想祭寶劍，奈黑夜不便。又見袁達勇猛，要再追趕，恐傷自己人馬。此時袁達馬已去遠，只得回營。

這一陣，秦兵雖奪得齊營，也傷了好些人馬。這邊袁達、李牧護著齊兵敗下去有六七里之遙，然後聚集殘兵。此時天已大亮，袁達只氣得狂叫如雷道：「我若不踏平秦營，誓不為人。」傳令三軍造飯已畢，復回原處，紮下營盤。袁達全身披掛，直抵秦營討戰。秦兵報進大帳，章邯聞報導：「袁達真有百戰之勇，必待本帥去親自會他一會。」只見王翳上帳道：「昨夜末將本欲祭劍誅他，奈黑夜之間，有所不便。今日袁達來營討戰，自取滅亡。令末將情願出馬，暫斬匹夫。」章邯大喜，許之。王翳辭了元帥，帶兵臨陣。袁達認得是昨日放箭之人，便大叫：「來將慢來，快報名領斧。」王翳聞言道：「袁達你問某的名麼，你只要聽真，我乃始皇駕下的臣，官拜殿西侯，加封正印先行之職，你老爺姓王名翳。可知老爺的利害，快下馬受縛。」袁達大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王翳麼，你也算個好漢，不該昨日在陣上用暗箭傷人。公爺正要尋你，一來報昨日暗箭之仇，二者為孫家父子解恨。」說罷，一抬加鋼斧，照頂門砍來。王翳見來得勢重，兩手用丈八蛇矛架開鉞斧，虎口上動了一動。心中暗想「好氣力。」一回馬，便照袁達前心一矛挑來。袁達用斧往下一撓，輕輕拔開，接上手來，戰了十餘合。王翳要祭寶劍，也不亂戰。強戰幾個回合，便打馬往陣角上敗走。袁達叫道：「來時如此英雄，原來馬蹄尚未走熱，你就走了。往那裡走。」一催徵駒，飛趕下來。王翳心中大喜，忙念動靈咒，掐指把寶劍祭起。只見空中立刻紅雲托起，飛奔袁達頂門而來。然後大叫：「袁達，你慢趕，看某的寶劍來取你了。」袁達抬頭一看，見一朵紅雲托定一口寶劍，望頂門而來。叫聲「不好，這個道兒我可不曉，走罷。」攔回馬就跑。王翳一見大笑道：「袁達，你要逃走，除非是再認母投胎了。」念動咒語，這寶劍如飛的趕來。袁達回頭一看，見寶劍追將下來，離太陽不遠。忙取斧想去招架，怎能架得。正是：

西北天鼓響，
東南落將星。
忽響亮一聲，袁達中了寶劍，翻身落馬，享年五十四歲。後人有詩歎之曰：
獨佔全山顯大名，
英風所到鬼神驚。
可憐豪氣今何在，
衰草淒淒隱石旌。

齊兵見袁達落馬，大喊一聲，齊撒徵駒，上前奪回屍首。王翳收回寶劍，也不追趕，打得勝鼓回營。

且說齊兵搶了屍首，抬回營中。有掠陣的軍兵，早報與李牧知道。李牧聞言，哇的一聲，連交椅倒在塵埃。左右上前救起，半晌歇過，就大哭：「兄長你大浪見過千千萬，誰知翻在小濠溝，怎的不痛死我也！」齊兵把袁達的屍首抬進營來，李牧雙手抱住屍體，大叫：「我的兄長，你忠心為國，欲與師祖報仇，今日命喪在此，誰來救你。」又痛哭了一場，吩咐眾軍，用棺木收殮，遣八名偏將，三百兵丁，護送靈柩回齊。自己獨坐帳中，心中想道：「秦師勢眾，我軍已寡，如何能守。」保國公當臨陣之時，意欲回兵，又恐列國恥笑；欲與秦國見個高下，又懼王翳的法寶。欲守不能，欲退不可，心中甚是焦燥。忽然想了一計道：「有了，何不今夜踏營進城，與燕王同守易州，待等救兵，豈不是好。」主意已定，傳令三軍，今夜飽餐戰飯，預備劫營不提，

且說王翦斬了袁達，打得勝鼓回營，早有人報知章邯，親自帶領眾將出營迎接。王翦下馬，同攜手上大帳。章邯道：「賀喜殿西侯。今日誅了全山的袁達，天下揚名，建立大功，可喜可賀。」王翦道：「全仗吾主洪福，元帥的威風。」大家稱羨了一回，章邯吩咐一面擺酒，一面差官報知始皇。始皇就宣元帥先鋒進帳。二人領旨進帳，辭謝已畢，始皇傳旨賜坐，便對王翦道：「王兄今日斬了袁達，建不世之功，寡人無物可敬，與軍師備下酒宴，與王兄慶功。」王翦叩頭謝恩，大帳上擺了幾桌酒宴，君臣進座暢飲。始皇傳旨，今日是慶賀大功，諸臣不必拘儀，俱要盡歡。眾臣聞言，無不山呼萬歲。正飲之間，軍師金子陵，見帳西小旗被風打拆，忙在袖中掐指一算，早知來意。便立起身奏道：「臣方才算得，今夜有齊兵劫營。」始皇道：「先生八卦有准，量必不差。元帥可速出營安排便了。」眾臣聞言，遂齊叩謝出帳，至元帥大營聽調。章邯升了大帳道：「齊國李牧，勇冠三軍，大有袁達之風，非同兒戲。今夜若來劫營，必有一場惡戰狠敵。眾位將軍，務要奮勇當先，方能成功。」連忙拔令箭二支，令蒙恬、趙高二人帶兵五百，在營埋伏，在梅花坑裡，預備撓鉤手。又令燕易、王賁帶一千弓箭手，先埋伏大營左右，防李牧衝出營時，可用箭射去，不可放他出營，如違者軍法從事。又令白起、胡奐領兵三千，在中營埋伏，圍困齊師。又差王翦帶兵一千，在營前之外扎住，以防燕國有兵出來相助。又領四十名大將，在御營同軍師保駕。自己又帶兵埋伏。正是：

就地挖坑等虎豹，
漫天撒網打蛟龍。

李牧那裡知道，等至三更，戎裝打扮，悄悄領兵，暗到秦營。離秦營不遠，細細望見秦營內，燈火全無，更鼓不響，心中暗喜。傳令眾兵上前，拔開鹿角，發聲喊，齊殺進去。不進去猶可，一進去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如天崩地裂一般，齊兵在前，盡落陷坑之內。秦營中一聲炮響，四方皆應，火球照得如同白日，趙高、蒙恬往外殺來，章邯往裡殺來，白起、胡奐往左右殺來。刀槍亂舉，戰鼓喧天，交相混殺，那秦兵多於齊兵十倍。

且講劫營軍，心中早已荒亂，各顧性命，只想逃走。軍心一亂，越加不濟了。被秦兵殺得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只聽得叫苦連天，紛紛落馬。卒牧帶了幾十名家將，左衝右突，殺不出去。只見四面八方，戎裝甲冑，各持利刀，一個個雄氣昂昂，凶似喪門，惡似太歲。心下一時著忙，竟沒生路，說聲「不好，今番吾命休矣。」眼望臨淄大叫道：「臣今夜定可以死報國了。」把心一橫，對眾將道：「你們隨我來。」舞動雙鞭，就渾殺一陣。只殺得四下裡騰騰殺氣，八面上煙火升空。馬蹄亂撒，劍戟交加。鞭打的，槍挑的，刀砍的，斧劈的，紛紛落馬，不計其數。正是：

北戰南征為國家，
眾軍害怕亂如麻。
縱然奪得多疆土，
馬死人亡血染沙。

李牧的本領，原是不弱，況兼憤勇起來，十分了得。鞭打胡奐，馬衝王賁，戰白起，射趙高，所到之處，無不披靡。將近殺出重圍，只見陰雲密布，半空中顯出一員大將，藍面赤須，金盔金甲，手執鋼斧，大叫道：「賢弟，認得我否，我在此等候多時了。此處乃係你回頭之地，快跟我回天復位去罷。」李牧聞言，抬頭一看，認得是全山的袁達。便在馬上大叫道：「仁兄，等小弟一等。」此時李牧身上，已中數槍，自料殺得出重圍去，也難保一命，倘或落在秦人之手，豈不弱了往日英名。想罷一拔青鋒，向頸上一抹。這也是李牧到此命該歸天，劍響一聲，人頭落地，死屍卻不墜馬，那馬就駝著主人的屍體，往外營亂闖。弓箭手一齊放箭。眼見剎時間連人帶馬，著成一個箭人一般。王翦督兵上前，想梟李牧的首級。及至跟前一看，見身上已是無頭的了。王翦心下甚是疑惑，差人四下找尋，並無蹤影，遂報與章邯知道。章邯亦無可奈何，只得收兵，燒化營中的屍首。原來李牧見袁達來引，他自己不免隨劍死在馬上。那人頭落地，有忠義的家將搶起，用戰袍包了。也是李牧之靈，豪氣不泯，不願將首級掛在秦營示眾。遂暗助家將，逃出重圍，飛奔臨淄報急去了。

閒話不提，且說易州的探馬，探得明白，飛奔報與屈產知道，只嚇得屈產身不搖自戰，體不冷而涼。說聲「不好，我想袁達、李牧乃老成之將，勇冠三軍，今盡喪秦人之手，真真可惜。」忙修本章進朝，昭王看了本章，只嚇得倒在蟠龍椅上。左右近侍上前救醒，不禁放聲大哭道：「二位保國公，從無敵手，列國揚名，今喪秦人之手，全軍覆沒，可見得孤的江山難保了。」說罷大哭。上大夫沈祥奏道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主公休得悲傷，料理國事要緊。秦師今已殺敗齊兵，說我國無敵，軍心懼恐，盡力攻城。我主可自上城去，一來彈壓人心，二來亦鼓勵守城軍士。但得孫將軍南郡王到日，自可敵得秦兵。」昭王見沈祥所奏有理，忙傳令排駕，親自上城守禦。屈產迎接上城。到了次日，果然秦兵大出，四面來攻城池。昭王與屈產竭力把守。秦兵用雲梯上城時，燕兵就用大石擊下，或灰瓶，或播木，把秦兵擋住，不能進城。秦兵挖地洞，燕兵用鐵柵，或先挖坑，以斷其路，兩下各自議計。一連攻了幾日幾夜，到底易州乃燕國建都之所，城池堅固，且又在城上攻下，甚覺便宜，秦兵反被受傷。章邯無奈，只得把易州城四面圍住，困得水洩不通。昭王也不敢偷安，夙夜守城，就每晚焚香，祝告天地，以求孫臏早日下山，以解易州之圍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天台山天台洞的孫臏老祖，正坐蒲團上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忙掐指一算，早知就裡，由不得眼中落淚，大放悲聲，叫聲：「門徒呀，可憐你英雄蓋世，今日命喪於寶劍之下。貧道眼睜睜的不能救你，可憐跟我一場，在陰雲中同受過磨折，吞了仙丹，只望棄了紅塵，到名山勝地，修仙養性，可得一個地仙之分。又誰知你貪戀爵位，棄不了名利，如今身喪沙場，雖是天命，但亦人力可以回天，豈有脫不過大難之理。」李叢與清風、明月在旁，見老祖無故大放悲聲，又自言自語，不由的狐疑起來：「難道這老道士瘋了？」李叢忙上前道：「老師何故啼哭起來？」孫臏道：「你師兄死了，叫我如何不哭。」李叢聞言，心下糊塗道：「弟子的師兄是誰，因而而死？」孫臏道：「你大師兄袁達呢。」李從道：「弟子聞得人講，袁達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殺得那上邦進貢，下邦讓位。現在東齊封公爵，如何死了，他死在何人之手？」孫臏道：「也是死在秦將王翦之手，因燕昭差你師弟闖出重圍，上臨淄求救，李牧與你師兄，同領兵去易州解圍，因此命喪於秦人之手。如今秦師攻易州甚急，待貧道下山助燕國一陣。」說罷，架拐出了天台洞，望著易州唸唸有詞。將杏黃旗連指三指，那易州之處，結下了一場大冰，把易州城凍的如冰山一般。秦兵雖眾，卻不能爬城，整整三日才出太陽。然後冰山一泄，城如油滑。